

嘉靖建陽縣志

建陽縣志卷之十

列傳 人物類

陳洙字思道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嘉祐中上疏助  
司馬光乞早建儲嗣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  
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即仰藥以卒奏下大計遂  
定仁宗聞洙死賜錢百萬元祐初用光言官其二子

叙曰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用之所

趣異也陳思道不惜一死遂定建儲之議所謂殺其身



而有益於君者耶賜錢納官以風厲臣節亦未足云稱矣  
陳師錫字伯修熙寧中遊太學有雋聲及廷試奏名  
在甲乙間成宗偶讀其文屢加歎賞顧侍臣曰此必  
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  
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  
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歷監察御史  
請稽仁宗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又乞寢進士習  
律之令使專務經術用事者謂倡爲詖說出知宿遷

縣元祐初用蘇軾薦除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羣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置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嘆服樞密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徙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章惇厚誣司馬光呂公著包藏禍心至于追貶今陛下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畧以慰中外之望又言翰林

學士蔡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  
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  
下治亂自此而分祖宗基業自此而隳矣俄改考功  
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  
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則不應遽改  
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滑  
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尋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  
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

圖閣

叙曰余兒時聞建安有陳師錫想其為人恨生也  
晚欲與之上下議論無由也觀其出餞子瞻抗論  
二蔡岌岌群邪間無少顧避好善惡惡亦嚴矣哉  
陳郭字彥聖第進士知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  
意不敢蠲賦郭曰歲歉而賦不蠲流傳溝壑何以字  
民竟蠲之後為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  
除閩漕以元祐黨坐廢復朝奉大夫卒郭性清鯁歷

官五十年猶為寒士

叙曰郭蠲賦以賑歲凶是其仁為司農丞而不謁  
政府是其正顧乃坐元祐黨廢其值未定之天歟  
吁可慨已

陳軒字元輿進士第二元祐中為徐王翊善歷右史  
遷中書舍人疏論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  
召對便殿非時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材今視  
朝數刻而退唯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

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非廣覽兼聽之道願詔  
有司如故事既而館伴高麗使者為請市書被論出  
守廬州徽宗立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力陳青苗之害  
勸帝以清淨為治如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  
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叙曰臣子仕於人國貴有所獻替可也軒始事神  
廟諫以廣覽兼聽繼事徽宗諫以青苗害民昔人  
所謂不負所學軒殆幾之矣



范致虛字謙叔元祐中進士為大常博士鄒浩以言  
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立召見除右正言  
數月間章疏七十餘上進中書舍人充講議司詳定  
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政和間除刑部尚書提舉南  
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  
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  
爭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靖康初除知京兆府時金  
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尋除致虛

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致虛會諸道兵入  
援有僧宗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  
俾充宣撫司叅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委已以聽然  
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遂底于敗高宗即位徙知  
鄧州後以戰却貶官尋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道卒  
贈銀青光祿大夫屏山劉童贊曰川嶽孕靈生彼先  
覺歷攬樞機人主欽若屏斥奸邪權臣不合左丞之  
名千古昭灼

叙曰致虛祖餞鄒浩獲罪繼諍救劉昺人咸賢之  
及知京兆修戰守之具以備金人亦可以觀其才  
智矣白壁微瑕其輕信宗印以底敗績為可憾乎  
詹時升字志行元豐中第進士歷通判興化軍知汀  
州政尚簡易傍城有水久塞而東流時升疏引復其  
舊自城西南順流至城下改知興化軍大旱袍笏立  
烈日中為民祈雨民甚德之宣和初就除福建提舉  
茶事

叙曰余遡觀世之為民牧者率皆苟且從事至於殫力為民如時升者幾何人哉余特表其治汀興之事以為後之牧民者勸

呂祉字安老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初為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中知建康府與吳若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畧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以繫東南離散之心金人入淮韓世

忠退保鎮江祉乞親御六師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却  
尋以刑部侍郎充督府叅議軍事加兵部尚書叅謀  
軍事會統制官王德勳瓊不協德既罷還祉乃密奏  
乞解瓊等兵柄語洩瓊大怨怒既而有旨召瓊赴行  
在瓊懼遂以四萬人叛執祉偕詣劉豫距淮三十里  
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  
曰死則死於此遂遇害贈資政殿大學士時有得祉  
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塋聞者

哀之慶元間詔立廟額以旌其忠

叙曰予嘗讀宋史至呂祉夫婦死節事乃掩卷三  
嘆曰祉之死為君也吳氏之死為夫也夫婦雙節  
出自一門其炳耀史冊不亦宜乎

吳居仁字溫父父虜知候官縣有廉聲居仁以特科  
歷古田尉攸縣丞融州節度推官所至以儒飾吏聽  
訟必以人倫大誼斷曲直部使者下其所斷為州縣  
式居官奉法不妄有所取比歿無以為斂同僚致賻

始克以喪歸朱文公嘗對黃榦稱為直廉史

叙曰為治貴以廉靖為尚居仁歷仕率不妄取至  
歿尚無所資殮則朱子稱為廉吏信非溢美矣

施禔字子安建炎間以門蔭知汀之寧化縣葉儂叛  
虛聲欲取汀州禔率所部民守要害叛卒竟不敢犯  
帥司檄巡尉領弓級會建安弓級中途惧不進欲殺  
尉以應亂尉知紿之還至郊又不入境禔招以旗撫  
定之後仍不悛禔取其尤者三十人寘之重辟自是

肅然累遷朝奉大夫知梧州

叙曰為政不易也提知寧化設備捍寇寇遂遠遁  
及權宜戢服弓級尤為通才真可以為值變者所  
法也

吳樞字行遠建炎中擢進士宰長汀每于耕歛之月  
聽囚歸業業畢復來囚皆如期至剖決曲直多所原  
貸百姓化之又請運下州鹽綱俾吏胥自般而收其  
贏縣計饒羨遂免配民請買之擾秩滿老稚感泣遮



道丐留有及境外者移朝奉卽倅建昌卒于官

叙曰余嘗讀縱囚論謂唐太宗為適然之事不可  
以屢行及觀宋史櫪令長汀復為之乃知莫強於  
民心而可以誠感櫪以誠感其下而下亦以誠應  
之是亦必然之理矣櫪豈嘗取必于囚而後行之  
哉

歐陽凱士字彥成為文敏健建炎中一舉不第屬兵  
興上書論當世得失時相以為狂躁編管洪州久之